

钱凤娟 著

识记

Knowing and Documenting
Samei People

撒梅

古人云：“撒弥玃玃，男挽发如髻，长衣短裤，布系腰。妇短裳，五色短裙，滇池上诸州邑皆有之。”其中一支，垦殖于昆明东郊宝象河谷。他们生存于府城周遭，独立特行，亦以自己方式参与国家运作：纳谷，向昆明孔庙献祭野物牺牲，守护古驿道商旅。20世纪60年代，其居区幽静环境为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美国陈纳德航空队提供安全港湾。壮哉，撒梅。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钱凤娟 著

识记

Knowing and Documenting
Samei People

撒梅

古人云：「撒弥罗罗，男挽发如髻，长衣短裤，布系腰。妇短裳，五色短裙，滇池上诸州邑皆有之。」其中一支，垦殖于昆明东郊宝象河谷。他们生存于府城周遭，独立特行。亦以自己方式参与国家运作：纳谷，向昆明孔庙献祭野物牺牲，守护古驿道商旅。20世纪50年代，其居区幽静环境为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美国陈纳德航空队提供安全港湾。壮哉，撒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识记撒梅 / 钱凤娟著. — 昆明 :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3

ISBN 978-7-5482-1744-2

I. ①识… II. ①钱… III. ①彝族—社会调查—昆明
市 IV. ①K2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2933号

策划编辑: 柴 伟

责任编辑: 李 红

装帧设计: 王娅一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10千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1744-2

定 价: 32.00元

地 址: 云南省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 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5033244 5031071

E-mail: market@ynup.com

我与撒梅（自序）

撒梅，昆明东郊彝族支系之称谓也。我与撒梅，结识甚晚，在60岁以前，素未谋面。我生于无锡，长于上海，大学就读于北京。1970年毕业分配至贵州，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一干就是20年。1989年工作调动至昆明，先后在云南大学、昆明市外经贸委工作至56岁退休。期间，没有去过撒梅聚居地，也没有结识过一个撒梅人。

退休后，因为对历史、文学的爱好，我选择从事昆明地域文化的考察与研究。先做滇池文化之考察，继做昆明坝子农耕文化之追踪。在收集资料阶段，撒梅进入了我的视野。

我搜集资料的方式是迈开双脚，到渔民、山民、农民、市民中与之交流，在他们的回忆与讲述中，采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实录他们曾经的生存状态和世事变迁，此法在人类学术语称“田野考察”或称“田野工作”。我注重的是参与和感受，特别喜欢参与乡人的各项精神文化活动，例如庙会，先后参加过数十个庙会。中国农村有着丰富多彩的庙会文化，这些庙会历史悠久，民俗文化积淀深厚。因是群众性的集体创作，行事自由张扬，追求喜剧效果，但万变不离其宗，在看似诙谐甚至荒诞的行为背后寄托的是人们追求世俗幸福的强烈愿望。这些庙会往往蕴藏过往信息的秘密。

在起始阶段，有两个庙会把我的视线引向土著撒梅。

2002年农历二月十九日，我在官渡古镇观看土主庙会。只见人们把一尊木雕神像抬放在一头白水牛硕壮的背上，牛背上已然安放着一把黄伞盖，这是

神的坐椅。欢天喜地的人群结成长队尾随其后游街祈福。在茶铺，我请当地有些文化和见地的老人讲土主故事。他说，土主庙供的土主是大黑天神，是个彝族，这个庙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老人是汉族，现今居住于古镇一带的几乎都是汉族。老人一席话，让我联想到数年前，我在昆明市博物馆瞻仰过彝、白等民族先民的物化遗留——大理国经幢，它就出土于昆明拓东路金汁河湾的地藏寺遗址。

庙会归来，赶紧翻阅相关资料，在《昆明文物古迹》一书中，我看到一段文字：史志记载，官渡土主庙始建于南诏凤迦异筑拓东城（今昆明）之时，为756年前后，供奉彝族政权的保护神摩诃迦罗大黑天神。

昆明官渡古镇的土主庙会第一次以民俗活化的形式向我披露了一千余年前昆明土著彝族的信息。

另外一个庙会是在2004年8月22日，这天是农历七月初七，白龙寺的庙会。旧时在呼马山西侧的白龙寺村有个很好的龙潭，占地数十亩，称白龙潭，这里山清水秀，泉水咕咕。周围得其农耕水利的8个村庄年年轮办祭祀水神的庙会。传说潭主小白龙极神异，对敬奉它的村庄施以恩惠——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对亵渎者施以报复——下雪雹子（雪雹子即冰雹）砸毁庄稼。我慕名而去。

令人失望的是，水潭已被某房地产商收购填埋并圈以围墙，墙内正在进行紧张的小区建设。只见白龙寺小庙孤悬于围墙以外，失去灵佑的寺庙已呈颓势。我转身走向老村茶铺，向村老求教昔时庙会盛况。村老见我身背相机，以为是记者。我直言以告本人身份：退休公务员。老人告诉，龙潭被占，村民与开发商理论，惊动了“舆论”，甚至上了中央电视台，但是落实不了。他眼巴巴地望着我，眼光流露的是求助。我叹口气，继续倾听老人叙旧。他说，旧时庙会热闹，连青龙村的彝族撒梅师娘都会来此跳扁鼓舞祭小白龙，村子东南还有祭天山，过去是彝族祭天的地方。老人痛惜龙潭的心境我完全理解，但最权威的舆论机器尚且未能阻止开发商的步伐，我又有何能，唯有加快脚步，让笔头多留些昆明坝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请村老告知青龙村方位，一头向白沙河赶去。在那里，我邂逅了一位撒梅智者——83岁的毕明。从此开始了长达8年访问撒梅的历程。

《识记撒梅》记录了我追寻彝族文明的全过程。

目 录

一、昆明土著

（一）“我们是真正的昆明人” / 2

（二）“祭天山”作证 / 3

（三）村名揭示秘密 / 4

（四）撒梅由来 / 5

二、谋生宝象河

（一）耕耘山河 / 11

（二）采撷山林 / 34

（三）狩猎山冈 / 41

三、土壑墙背后的岁月

（一）屹立的老村 / 66

（二）多彩的生活 / 78

（三）昆明东郊撒梅人 / 87

四、薪火相传

五、祭天山的狂欢

六、撒梅今昔

后 记

跋 / 李菊梅

(四) 国军败兆相 / 99

(五) 邂逅美国人 / 101

(六) 老村故事 / 104

(一) 抹黑脸的媒婆 / 112

(二) 高原女人 / 130

(一) 最后的张西波 / 140

(二) 地理先生、师娘及其他 / 174

(三) 狂欢祭天山 / 205

(一) 现代化进程中撒梅的喜与忧 / 239

(二) 传统族内婚的变化 / 243

(三) 撒梅的服饰、宗教及其他 / 246



一、昆明土著

土著，据《辞海》解，古代游牧民族定居某地后，不再迁徙的称作“土著”。《汉书·西域传》载：“西域诸国，大率土著。”颜师古注：“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随畜牧移徙也。”后指世居本地的人，与“客籍”相对。

在昆明，我认识了这样的一个人群，确切地说，是一个族群，他们称得上是昆明土著，他们是生活在昆明东郊的彝族支系撒梅人。

（一）“我们是真正的昆明人”

昆明城里的老户都说，东郊的民族是老昆明（此处老昆明的地域概念是指旧时的昆明老砖城，其地理标志为五华山、圆通山、磨盘山、翠湖及相近的盘龙江、玉带河一带）。



昆明市三农场场部的彝族撒梅人塑像。三农场因立足于撒梅世居之地，彝村青龙以土地、山林加盟其中，成为农场的联盟方，故有此民族特色

生活在官渡区大、小石坝一带的撒梅人也说自己是真正的昆明人。

我刚走近他们时，听村老讲述的历史是传说，也像神话。旱马罩老年协会负责人陶荣生七十余岁，是该村识文断字的有知识者，他说：“我们原来在昆明小东门一带，生生地被四大家族撵散，散到山上住了。老辈讲，过去用大炮将犁铧打出去，打到哪里就叫撒梅搬到那里去住。”显然，陶荣生讲的四大家族不是民国时的蒋、宋、孔、陈。哨上村毕盖八十余岁，他的话头甚至拉到一千多年前的三国，他说：“村名是三国时诸葛亮来昆明，孟获与诸葛亮打仗，七擒七纵，住五华山、正义路一带（大约指诸葛亮领兵驻于此），部落族在哨上山顶放哨，看得到诸葛亮的兵出来。”听起来，毕盖的讲述在汉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游移

交叉，但落点清楚，他们是孟获后代。巧合的是，2004年我在距哨上村不远的汉族住地大波村访问86岁的苏赵，他说，本村大多姓蒙、金，还有姓刘。传说刘姓是孔明征南时带来的汉族。大波村与哨上村同处于云南连通蜀地的古驿道边，毕盖与苏赵之言，似乎可以呼应一千多年前的那段历史。传说如风似雨，难以捉摸，但传说也不是无稽之谈，只是它距离母体过于遥远，以传说定位撒梅土

著历史难。但是，且慢，这只是一个飘逸的序幕。

这是一件书证，记载于毕摩（彝族巫师）老彝文。小石坝知识者李炳顺讲述，他于1984年访问大板桥热水河村88岁的老毕摩周震芳，周保存有用彝文记载的一段往事：蒙古族忽必烈攻昆明（其时昆明称鄯阐），围城五天五夜，段兴智（云南大理国末代君王）出逃，与段兴智结盟的撒梅人大批从昆明逃出。这是发生在宋末元初之事。乌龙村陶正洪讲述：族人原住五华山，沐英开滇，说“这里要占了，你们去选，你们想好在哪里，那里就是你们的”。另一种说法是：“你们用手指哪里，那里就是你们的”。还有种说法干脆是把族人赶了出来。以上都是有关元末明初的说法。三瓦村毕光耀说，本村有四百多年历史，原在圆通山、灵光街一带，吴三桂进昆明，姓陈的民族首领与吴作战，死了，族人逃出来了。这应该是明末清初之事。

这些族群代代相传的口碑，可视为撒梅是昆明土著的依据之一。

（二）“祭天山”作证

彝族撒梅人有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祭天。为此，村村都有祭天山。可以说，撒梅人是与祭天山同在的。

当今，在昆明坝子与撒梅聚居区之间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山，山间散居着若干汉族村寨。这些村寨近旁几乎都有名为“祭天”的山，汉族农民不祭天，这是前住民的遗留。

云山村在金殿鸣凤山之南，现住民中何、武、杨等大姓是明代江南移民之后。村北有祭天山，就是现今世博酒店所在的山头。据该村何志忠考证，明末清初，吴三桂入滇，此地发生过激烈的战争，族人亡的亡，逃的逃，村庄成为废墟，后来生活在附近的汉族逐渐发展迁移过来。大波村也有祭天山，前人流传，此地原是彝区，一次较大的地震后，族人迁徙他处。瓦窑村老人传言，元代平章赛典赤·赡思丁（平章为元代官职，等同现在的省长）修金汁河，组织军队与沿河农民修河筑坝，主力是军人，声势浩大。军人带着家属住进了瓦窑村，原住民撒梅人不习惯于此，搬走了。据该村老人刘凤堂推测，祭天山名没有留下来，可能失传了。

还有麦冲、白龙寺、龙池、十里铺等我曾考察过的汉族村寨都有祭天山。这些祭天山显示了当年撒梅迁徙的轨迹：时间的渐进、地域的次递。

（三）村名揭示秘密

新中国成立后，东郊撒梅尚有四十余村，两万余人。村老告诉我这些村子的名称、方位以及所属辖区。

从昆明向东，属阿拉乡与板桥镇的有大小麻苴、大小普照、西邑、七家、高桥、常村、河岸、小新、大小石坝、阿拉、白土、大小普连、海子、新村、旧村、三瓦、大小高坡、棠梨坡、金马、瓦脚、阿依、李子园、李棋、大村子、黑波、阿地、热水河、一朵云、老鸦洞、阿底等村；属金马镇的有洪桥、裕丰村；属昆明三农场的有青龙村；属双龙乡的有乌龙、三十亩村；属麦冲乡的有哨上、早马罩村。

现在，这些村名大多是通俗易懂的汉文，与周围汉族村寨几乎没什么差别。但是，族人记着它们的曾用名：用彝语撒梅话的名称。阅读昆明官渡区政协编撰的《官渡少数民族概况》一书，我见到了四十五个撒梅村的曾用名，细品其意，耐人寻味，其中蕴涵大量历史、人文信息。我将它们归为三类：第一类名称记载了迁徙者初来此地的地形地貌，如：看得见海的地方〔小新村（今名） 嘿乃逮（曾用名），下同〕；城堡似的村庄（高桥村 卡付鲁）；箐中吉祥的小白鸟降临的村寨（大、小麻苴 未召出卡么、未召出卡惹）。第二类名称记载了定居者落籍后发生的值得记住的事情，如：山被劈开的村寨（大、小石坝 奔西卡么、奔西卡斯）；驻过汉兵的地方（早马罩 呵毛左）；撒落白银的地方（棠梨坡 舒呗）。第三类直指撒梅人的族源血系，它们是：黑彝居住的大村（普照村 普纳）；虎氏族居住的地方（白土村 罗斯尼）；龙虎人居住的村寨（大村子 罗腊卡）；虎氏族村（李子园 腊格卡）。

古籍记载，彝尚虎，以虎为图腾。数年前，在高桥村附近的羊甫头小山，发掘出两千年前的古滇国墓葬群，规模很大，涉及贵族与平民墓穴数百座。其中一座王族墓室出土了一个金带扣，扣上赫然膜压着一条跃动的金龙，龙前拥着一只张着大嘴的巨虎。金带扣是皇族用品，其上图案只能是滇国崇拜的神性之物。由此观之，居住于撒梅地界的龙虎族人的渊源或许直通古滇王国。

（四）撒梅由来

新中国成立以前，东郊的龙虎族人不叫撒梅，史书上另有其称。明代天启年间成书的《滇志》有一段言简意赅的文字：“撒弥罗罗，男挽发如髡，长衣短裤，布系腰。妇短裳，五色短裙。滇池上诸州邑皆有之，拙于治生，无盗贼。山居者耕瘠土，贩薪于市，终岁勤勤。滨水者浮家捕鱼，仅能自给。”《滇志》的作者刘文征是云南右卫人，万历癸未十一年（1583年）登甲第，家居昆明城南（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清代修志，对龙虎族群的概括大体延用《滇志》。所不同的是由晚清至民国，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昌明，人们自觉对带有污辱性的“罗罗”二字做出更正，书为“僛僛”或“罗罗”。



小石坝村国家退休干部李炳顺，他是族群中对撒梅历史文化很在心的知识者

“撒梅”二字，源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一次会议。据当事者李家贵的儿子李炳顺讲述：父亲出席了这次座谈会，当时宋任穷（时任云南省领导）在任，会议议题是“酝酿成立政协”。李家贵是民国后期龙虎族人的保长，小石坝村人，有一定文化及办事能力，在族群中有代表性。大约是谈及民族问题，李家贵发言，他说：“汉族叫我们僛僛，是污蔑，国家书上称我们‘散民’，也可以说。现在解放了，当家做主了，应改为撒梅，意思是民族就像朵朵梅花散落在昆明东郊的大小山头上。”寓意很好，加之古籍对此族群还有撒弥、洒美之称。“撒梅”二字取其近音，政府认可，龙虎族人赞同，遂定名“彝族撒梅人”。李家贵于1968年病逝。

李家贵言及“国家书上称我们‘散民’”之事，源自该族群向外界介绍他们历史上颠沛流离时的自称，我在走访族群时亦多有所闻。

但是，在撒梅族群的自称中，他们大量使用的是“撒尼”二字，成年男子称“撒尼帕”，成年妇女称“撒尼嫫”，民族头人叫“撒尼尔敦”，村寨称“撒尼卡”，民族语言为“撒尼概”。由此揭示了一个秘密，昆明撒梅与路南撒尼渊源极近。

我不禁联想起村老曾经的讲述：大难来时，昆明城里的民族，有钱的，举族迁到很远的地方；贫困的，就近找山区避难。以此推断，撒梅与撒尼本应是同一族群支系。

在中国的西南省份，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其中彝族人口众多。据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共有彝族 776.2 万人，其中有 470.5 万人生活在云南省，他们聚居在楚雄、红河两个自治州及 14 个自治县，于全省各地均有分布。

云南彝族的分支极多，有自称三十多种，如诺苏、罗武、罗罗、撒尼、散民、阿细、撒马都等；他称四十多种，如花腰、明朗、土里、子君、夷人等。支系众多，这是因为彝族在很长一段历史中是以氏族酋长、寨老统领，由一个个血亲族群形成村寨聚居的，这是历史遗存和民族习惯问题。支系众多，还因为大山大河的阻隔。彝族多聚居山区，主要分布在大雪山、大小凉山、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等山区和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元江、红河、澜沧江、南盘江等江河沿岸，生存空间的封闭使生活在独立地理单元的族群自成体系。支系众多，还因为民族性格的率性，即所谓“住哪里山放哪里歌，喝哪股水放哪样腔”，连民族服饰都是自在自为，花样迭出。彝族族群支系是以族群血脉、居住地理单元、婚嫁、方言、服饰等要素为标识的。

撒梅族群就是生存于昆明东郊三尖山、呼马山、金马山、老爷山等地，劳作于滇池宝象河流域的一群彝族族民。在一朵云村访问时，一位老妪告诉我，撒梅还有三个村寨坐落在老爷山东麓的宜良坝子，是从一朵云迁移过去的。

二、谋生宝象河





宝象水库，建于1957年，是宝象河流域最大的水库，曾为撒梅农耕做出贡献

宝象河是昆明坝子六河之一，属金沙江—长江水系，它发源于官渡与嵩明、宜良交界的乌纳山，依地势由东北向西南流经大板桥、干海子、小板桥，于官渡镇汇入滇池，宝象河长六十余公里，流域面积达三百余平方公里，其源流之绵长、径流之雄阔，在六河中仅次于盘龙江。

宝象河之名，依明末清初立于小板桥的宝谿河小板桥分水平石碑所指应为“宝谿河”，后来随汉字简化而为“宝象河”。宝象河名称由来有两种说法：一说为河流上游有村名阿地，村有寺庙名宝象，寺以钟乳石取胜，内中一石酷似观世音菩萨，此为寺名宝象之缘由。河流便依寺做了名称。二说为乡民口传，宝象河由高而低，跌宕而下，时遇石坎跌水，形成一个个冒着白色水泡的水塘，民众认为河中藏宝，故名。名之由来，依我之见，一说为确，因为我在阿地村宝象寺亲眼见到了那尊酷似观音的钟乳石。



流经干海子阿拉村附近的宝象河，这是旱季时节的宝象河模样

宝象河开发较早，以地理与历史观之，应早于省坝主河盘龙江，因盘龙江是云南南诏、大理国以后在人力干预下加快滇池南泄的产物。宝象河是千万年以来山区自流之河，此其一；古文明均诞生于江湖之畔，从宝象河古河羊甫头小山出土的古滇国大型墓葬，可以看出宝象河是古

滇文明重要孕育地，此其二。

宝象河正式记载于史是在元代，云南首任省长赛典赤·赡思丁在昆明“开六河，是为盘龙江、金汁河、宝象河、马料河、银汁河、海源河”。“开”有开凿之意，如金汁河、银汁河，它们是人工依势造作的河流，“开”的另一用意为疏浚利用，如宝象河、盘龙江。至明代，崇祯七年（1643年）建老坝头闸；明末清初设宝象河小板桥分水水平等记载。至清代雍正年间云南府粮储道水利副使黄土杰著《昆明六河总分图说》，书中有宝象河之源流图及河、沟支流的详述，如：宝象河自大板桥以下分出东沟、西沟、麻线、羊甫、广济、杨柳、泥鳅、岔沟、凤凰等九沟，自大石坝老崔桥以下，由主流次第分支为旧门、官渡、马溯、余家、姜家、小河、罗罗七河，该书是封建社会官府对宝象河做出的最权威、详尽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至大清前期，人们对宝象河的开发利用已达相当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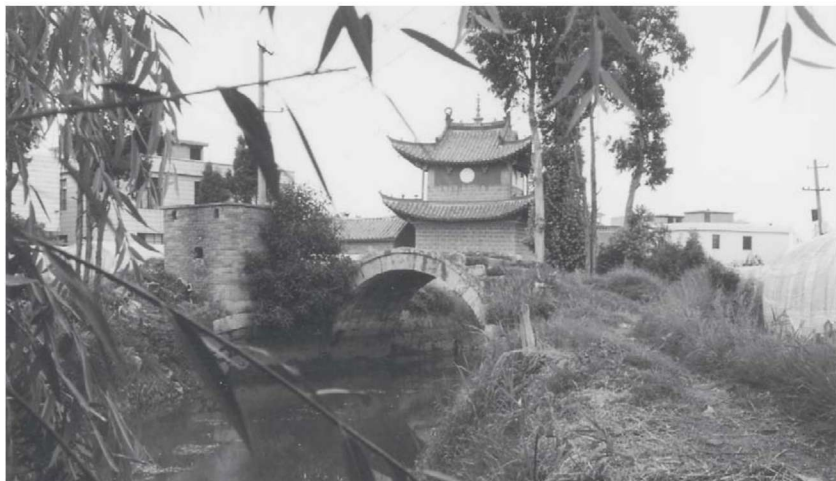


白土村宝象河上的宝龙桥，有两个大涵洞。桥头曾立造桥功德碑亭，外侧有拦马石，很精致。桥上可走农耕车马，桥下河水流淌，丰水季节可泄洪。雨季的宝象河很是壮观



高桥村宝象河上的安流桥，沿河风光秀丽，曾作为电影《蹉跎岁月》的外景地

宝象河上游流经的是山地，这里山峦密布，林木苍郁。数座有名的大山如乌纳山、金马山、呼马山、三尖山护围在四周，做了其东、南、西、北的疆界与屏障。这块有独立地理标识的山区有一百八十余平方公里，是撒梅东迁后的祖地。四十余个撒梅村落分布在大大小小的山间坝子，其中多数分布于宝象河沿岸，部分罗列在支流槽河、白沙河一带，还有的散居于大龙潭、大河、天生桥堰塘周遭。



宝象河河尾宝丰村庆丰桥，桥侧有镇海阁，祀三皇五帝

我考察过宝象河主河河源，是在乌纳山西坡一棵野生的鸡嗉子果树旁。它的起始阶段只是一股潺潺细流，潴积成一个小水塘，又漫过土路沿管沟而下。其后，它像所有不辞细流的江河，沿途吸纳收容皈依者而渐成其形。宝象河流至大板桥，受当地石灰岩地层影响，部分流水在园艺场附近潜入地下溶洞。暗流在地下顽皮嬉闹，令大板桥居民的饮用水井发生串联，人称：东家水井中掉落的水桶可以在西家水井找到。地下暗河潜行数公里，至白土村便从田埂洼地一涌而出，令人不解的是人们称此处龙潭为“九十九龙潭”，意思是有九十九个龙王藏匿于此。宝象河自此便有了些声色，第一座硕大壮观的两孔古桥宝龙桥横跨其上。当河流经干海子来到小石坝村，丰富的地下水又从山涧管沟渗漫地表，令河流声势倍增。之后，甘甜山水浆养沿途的常村、普照村。至高桥村，第二座高峻古桥安流桥像彩虹般点缀在高耸的河堤之上。又流过数个撒梅村落至羊甫头小山，宝象河在山间划过一个圆润的弧形，潏潏款款向平坝沃土走去……

千百年来，居住于宝象河上、中游的彝族撒梅依不同山势地形做不同农耕锦绣文章，此文声情并茂，跌宕起伏，读来引人入胜。